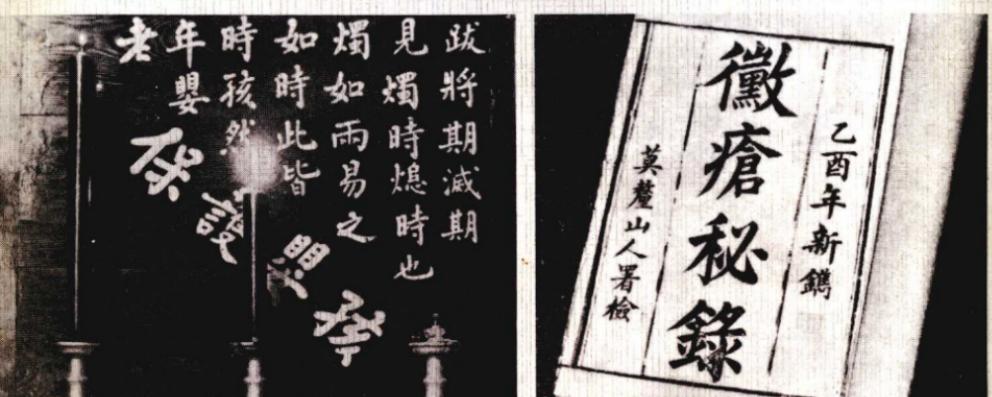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國疾病史

陳勝崑著



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



# 中國疾病史

編著者：陳勝崑

出版者：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部

發行人：石資民

發行所：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三段25號

電 話：7075275（三線）・7059300（三線）

劃撥帳號：109757 號

總代理：環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 號

電 話：5811146（五線）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五七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
定 價：150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# 序　　言

「觀今宜鑑古，無古不成今」，這是我們之所以研究科技史的動機。對於醫學史，尤應如此，因為天地長久，永遠有疾病，因此也就永遠有抗爭對付它們。經歷一切時代和一切文化，疾病現象和人類命運之密切，有如形影之相隨，因此疾病史及醫療史的研究與闡明，在人類史上自有一定的地位。

疾病史在歐美，由於大師的輩出，建樹甚多，已蔚然成爲一門嚴謹而深奧的學問；鄰邦的日本，早在明治44年（1911年）醫學史家富士川游，就已經撰成「日本疾病史」一書。中國的疾病史料，從甲骨文，五十二病方以至各時代的醫書，各地的方志都十分豐富，可惜研究者寥若晨星，僅嚴一萍的「殷契徵醫」（1951年藝文印書館）、范行準的「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」（1952年科學出版社）是此門學問的鉅著，范氏另有「中國大疫記」一文，筆者至今尚未見到，以范氏的學養與收集資料之勤，想必十分精彩。另外日人井村哮全亦由地方志來研究中國的疾病，其論文在「中外醫事新報」第1232號起刊登（1936年起），也是研究中國疾病史不可或缺的資料。

中華民族一如其他民族，自上古以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疾病，但是具有毀滅性的傳染病，如天花、鼠疫、流行性霍亂都是從外國傳入的。本書寫作的目的在說明各種疾病在中國的起源、分佈，國人對這些疾病的認識，以及對付它們的方法，盼能藉此更了解我們的民族及我們民族的醫學、疾病觀，此不只是文化史重要的一環，亦可作爲今日醫家及一般民衆的良好借鑑。

本書主要討論中國的傳染病，因爲這些傳染病對歷史、社會的影響較爲深遠，也討論其他的疾病；另外有二篇論及心理疾病的文章，

即洪秀全個人的心理疾病及義和團集體的心理疾病，因為它們對於近代中國歷史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

本書的文章大部分自三年前起陸續在「當代醫學」、「健康世界」及「科學月刊」上發表，三年以來由於個人思考的進展及資料之增豐，故在集成單行本時，對這些文章作了大幅度的修正與填補，較舊作完備甚多；本書寫作期間承蒙折井博子自日本、劉逢吉自香港、尹明潭、胡進鋗自美國代為收集不可缺少的文獻，僅此致謝；另外國內研究科技史的好友及前輩，如鄒景衡（桑蠶絲織史）、張之傑（生物學史）、洪萬生（數學史）、劉君燦（物理史）、劉昭民（氣象史、氣候史）及韋政通先生、張永堂先生的切磋與鼓勵，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最大支柱。同時亦不忘現在美國的吾師郭正昭先生的啟蒙及林滿紅小姐的鼓勵，盼有朝一日可再度聚首，共享討論學問的愉快與欣喜。

陳勝崑醫師

序於民國 69 年 10 月

板橋市雙十路三段三二號

# 中國疾病史

## 目 錄

### 序 言

第一 章	中國歷史——地理病理學總論	1
第二 章	近代中國南方的鼠疫	9
第三 章	近代中國北方的鼠疫	19
第四 章	弓形菌流行性霍亂傳入中國的經過	27
第五 章	中國的猩紅熱	39
第六 章	中國的天花	49
第七 章	梅毒的起源及傳來中國的經過	73
第八 章	中國人常患的營養不足病的歷史考察	83
第九 章	中國消化器疾病之歷史	89
第十 章	傳統醫學「崩漏」的研究	95
第十一 章	中國的日本吸血蟲	101
第十二 章	中國歷代對「癆」的認識	117
第十三 章	中國歷代對糖尿病的認識	123
第十四 章	麻瘋病在中國	129
第十五 章	「瘴氣」的真相	143
第十六 章	洪秀全的革命心理	155
第十七 章	從精神醫學觀點看義和團事件	177
第十八 章	中國精神醫學與歷史	187

# 第一章

## 中國歷史—地理病理學總論

病理學是研究疾病的起因及影響、結果；歷史——地理病理學（*historico-geographical pathology*）是研究疾病在過去的發生、流行及地理分佈，並指出疾病出現的頻率和人口、種族、宗教、文化、社會、經濟、醫療水準的關係。

地理病理學（*Geographical pathology*）有著悠久的歷史，在希波革拉底（Hippocrates）著名的著作「論空氣、水及居住的地方」就已經指出環境對人類本身及疾病的影響。其他早於希氏作品的文獻如埃及草紙（*Egyptian papyri*）、聖經、印度的聖手稿（*India's holy scripts*）及中國的古書都多少提到一些上古的疾病。中世紀的旅行家如馬可波羅（Marco polo）、巴士達（Ibn Batuta）也經常提到他們所旅行到的國家的疾病。但是真正歷史——地理病理學的建立是在十八世紀Uppsala大學的Linnaeus他強調任何人若想發現疾病的原因，則旅行至瑞典是十分重要的。接著Finn Ilmoni寫了一本「北方疾病的歷史」（*A History of Disease of the North*（1846～53）是當時醫學知識的總結，以後一些德國及法國學者繼起研究，如Finke, Schnurrer, Mühry, Boudin, Lombard這幾位醫家在這門領域內樹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，1880年以後由於醫學的快速發展，賀希（Hirsch）終於完成了他的鉅著「地理與歷史病理學手冊」（*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athology*）（3卷 倫敦出版 1883～86），雖然這本書的材料有些是過時了，但仍有許多有用的資料。

現代而科學的地理病理學要至本世紀方正式開展，因為交通的進步，全世界各地也因商業、政治、文化的往來而變得更緊密。一個地

區發生的疾病，可能很迅速地影響至別地區的致病率（morbidity）、死亡率（mortality）及經濟發展，因這些現代的地理病理學家把整個地球當做研究的對象，而醫學的進步及調查方法的精密，愈使這門學問愈精細，對臨床醫學家的幫助也愈大。

歷史——地理病理學，乃把病理學與歷史、地理等結合起來的學問，所以醫師、公共衛生家、動物學家、植物學家、歷史學家、地理學家、地質學家、人類學家、民族學家、社會學家者經常合作，以求有更豐盛的收獲，並由各專門學者的討論以求事實的真相及減少錯誤。由於這是一門科際整合的學問，一個國際性的學會「國際地理病理學學會」於1931年在Geneva成立。世界衛生組織所出版的 *Annual Epidemiological and vital statistics* 及 *Epidemiological and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* 月刊都替這門學問提供了豐盛的材料及研究的便利。

歷史病理學（*Historical pathology*）與醫學史（*the History of Medicine*）雖有幾分相近，但却不相混。醫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從古至今醫療技術與藝術的改進，且提供了許多偉大醫學家的生活及生平，而歷史病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及現代疾病出現的頻率及對社會、文化的影響(1)。

疾病史可追溯至人類誕生的時代，因為一有人類就遭受各種疾病的侵襲。專門探求史前人類疾病的學問叫「古病理學」（*palaeopathology*）。疾病史的研究資料可分三方面：

1.書寫記錄：人類有史以來對於各種疾病的記載，雖然有時對疾病的描敘太過於主觀或含糊不清，但是都可以提供疾病史研究的資料，例如埃及草紙（*Egyptian papyri*）多少可使我們對於Pharaonic時代的疾病有所了解。中國的方志，對於各地的流行病記錄，雖然有時候只記上一個「疫」字，或「厲」字，而沒有說明流行病的症狀，殊難判斷是何種流行病。這時必須配合當時的醫書，擷取當時對流行病的知識，參照世界疾病流行的情形，方足以判斷，這時候的「疫」或「厲」指的是何種流行病。另外中國的甲骨文、金文、漢簡等等都提供了建立中國上古、中古疾病史必需的資料。

#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

BY FOLKE HENSCHEN

TRANSLATED BY  
JOAN TATE

A SEYMOUR LAWRENCE BOOK  
DELACORTE PRESS/NEW YORK

圖一：Folk Henschen 的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 一書，奠定了歷史——地理病理學的發展。

著名的疾病史家，瑞典籍的漢森（Folke Henschen）曾經說過一句話：「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疾病的歷史」(2)，但以往歷史學家的研究多偏於政治史或社會史，對於影響人類歷史演進甚大的疾病，甚少人加以注意。其實疾病實在是影響人類歷史的重要因素之一，有人認為羅馬帝國的亡國，是亡於瘧疾；印加帝國的迅速崩潰，是由於歐

2 描敘疾病狀況的畫或實物：埃及的藝術品上面經常有描敘疾病或身體畸形的畫，古秘魯的遺物也提供這方面的實際描敘。中國這方面的遺產也非常豐富，從宋代李唐的「灸艾圖」到「清明上河圖」都有不少描敘疾病的畫，可供我們研究中國疾病史。

3 人體為疾病研究直接的最佳材料，埃及的木乃伊直接提供研究埃及疾病的第一手資料；1972年中國大陸因修醫院而在兩個墓坑之一出土二千一百多年前，西漢利倉侯妻墓中一具浸在紅色液體的完整不腐爛的屍體。這屍體外形基本完整，屍體包裹各式絲綢約二十層，本身浸泡在略呈紅色藥水裏，經研究，屍體的皮下結締組織有彈性，纖維清楚。股動脈顏色與新鮮屍體的動脈相似。估計其死亡年齡在五十歲左右。諸如這具屍體實物，為研究漢代疾病的第一手資料。

# *Plagues and Peoples*

William H. McNeill

ANCHOR PRESS / DOUBLEDAY  
GARDEN CITY, NEW YORK

圖二：W. H. McNeill 的 *Plagues and peoples* 是新近出版，以疾病史解釋人類歷史的鉅著。

會的角色。

本書以中國地理為背景，在其上勾勒出歷代疾病的分佈及流行，並描繪出我國人民在與疾病爭抗的過程中，所使用的方法與技術，盼亦可指出疾病對我國歷代人口的影響。

## 本書以下列資料為基礎：

1. 海關醫報 (The medical reports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) 中國海關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將各地的疾病報告，輯成「海關醫報」，約發行八十多冊，此資料是研究十九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史料。

洲人把天花帶入南美洲。對於中國這個土地廣大的大國，其間疾病的流行及分佈是如何？對歷代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的影響是如何？實在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懸案，也是人類歷史的重要癥結，因為中國疾病史若沒有好好整理，世界疾病史也跟著無法建立起來，麥尼爾 (W.H. McNeill) 教授的疾病史鉅著「瘟疫與人類」(Plagues and Peoples) 就對中國疾病史的模糊與曇昧，令他的世界疾病史觀，無法有充分的證據去建立，而感到十分的遺憾<sup>(3)</sup>。本書力求收集所有有關中國疾病史的各種資料與文獻，加以分析解釋，以說明中國疾病在中國歷史及社會的角色。

2 博醫會報 (The 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Journal)，此報為在我國的教會西籍醫師所組織的博醫會之出版物，創刊於 1887 年，這雜誌有悠久的歷史，出版準期，內容上有國際水準。民國二十一年博醫會與中華醫學會合併，仍用英文的與中文的醫誌合刊，以後又單行出版，稱為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(即「英文中華醫學雜誌」)。

3 中華醫學雜誌：此雜誌創刊於民國四年十一月。起初為半年刊，中英文並列，由伍連德、俞鳳賓主編，民國五年後改為季刊，十三年改雙月刊。至民國二十一年，即第十八卷開始，中、英文分開發行，分別成立「中文中國醫學雜誌」及「英文中華醫學雜誌」，中文的由上海中華醫學會發行，英文的由北平協和醫學院出版(4)。

4. 台灣醫學會雜誌：1899 年 2 月，在台灣的日本醫師發行台灣醫事雜誌，後改為台灣醫學會雜誌。光復後以中、英文刊行至今，這雜誌有甚多學術研究，對熱帶醫學，有重大的貢獻(5)。

5. 滿洲醫學雜誌：日您在中國東北的醫師所組織發行的雜誌，明治 45 年 (1912 年) 6 月，日人把南滿醫學會改為滿洲醫學會，發行滿洲醫學雜誌(6)，對中國東北方及北方的疾病調查研究，十分透徹，對中國人及日本人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也不少。這雜誌以日文刊行，其姐妹報「東方醫學雜誌」乃自「民國醫學雜誌」改題的，以中文刊行，其作者多為中國東北受日本教育的醫師。

6. 同仁會醫學雜誌：日本於 1902 年成立同仁會，其宗旨在派日本醫師至韓國、星港、中國大陸等地，從事醫療工作 (主要目標是中國大陸)，並於各地設立同仁醫院，發行日文「同仁會醫學雜誌」，報導各地之疾病報告，並翻譯日文醫書為中文，另有中文醫學雜誌「同仁醫學」問世。其總部設在日本東京，並附有東京同仁醫藥學校，另於青島設立青島醫學校、青島東亞醫科學院，於上海設立同仁會上海醫科大學(7)。

7. Jefferys 與 Maxwell 合著的「華人病證篇」(The Disease of China) Maxwell 醫師曾在溝領及日據台灣的台南醫院服務多年，調至上海博醫會及中華醫學會，曾以其自身的臨床經驗及他人的調

查資料，著成此書，專論中國各地的疾病，第二版發行於 1929 年。

8. 中國歷代的方志
9. 中國各醫院的報告
10. 其他所能收集到的有關中國疾病之統計資料

## 註 釋

- (1) Folke Henschén :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 ( translated by Joan Tate ) N.Y. 1962 年 p. 4
- (2) 同註(1) p. 25
- (3) W.H. McNeill : plagues and Peoples N.Y. 1976 年, acknowledgments.
- (4) 楊銘鼎：中華醫學雜誌的迴顧與展望 中華醫學雜誌（中文） 26 卷 1 期 上海 1940 年
- (5) 杜聰明：台灣醫學教育之發展 收在「中西醫學史略」 p. 486 台北 1959 年 作者自印
- (6) 滿州醫學雜誌特輯號：昭和十二年（1927 年）東洋醫學社編 大連
- (7) 穂坂唯一郎：同仁會四十年史 東京同仁會 昭和十八年（1943 年）

## 第二章

# 近代中國南方的鼠疫

中國上古據多數古籍之考證，對於鼠疫，或類似之病，並未提及(1)，但中國亦如印度，經多數著作家，認為是鼠疫流行之地，這是因為中國是人煙稠密的大國，易引起史家的注意，並非中國為大流行的起點，實因其死亡數之多也。

鼠疫又名黑死病，日人譯為「百始篤」，此病最早流行於西元542年埃及的都市 Pelusium，流行達50年之久(2)，西洋諸國從中古就深受其害，十四世紀曾大流行一次，人民死亡四分之一(3)，十七世紀英國倫敦又發現大疫，死者六萬餘人，當時該城戶口僅四十五萬，而死者如此之多，其酷烈可知。十八世紀歐洲疫癘纏綿不絕，但自1841年以後就絕跡了，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始偶而出現(4)。

中古時期，中國記載的各種疫癘，由於描敘不夠詳細，甚難斷定是否鼠疫，但1644年山西東南部潞安（民國改長治）的流行，十分重要。不僅當時有「患者之項或臂上生硬塊為凝血」之記載，而且有「有時突然吐血而亡」之語，這一段話是我國文獻中首次論及肺型鼠疫症狀者(5)。

Johnmann-Hegler 認為鼠疫的恒在流行地（endemic center）計有四處(6)，（一）中國的雲南省山嶽地帶，（二）喜馬拉雅山高原的一部，（三）中央亞細亞，（四）阿拉伯的中央部，但是伍連德根據各方面的報告，無法同意雲南為鼠疫的恒在流行地(7)。

至清代中葉，中國的筆記小說之關於鼠疫的記載漸多，洪稚存的「北江詩話」記載著：「趙州師道南，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。生有異才，年未三十卒，其遺詩名『天遺集』頗有新意。五言如海霞明雁路，松日淡僧衣，一庭如野闊，雙鶴並人長，均係未經人道者。時趙州有怪鼠，白日入人家，即伏地嘔血死，人染其氣，亦無不立殞者，道

南賦『死鼠行』一篇，奇險怪偉，爲集中之冠，不數日，道南亦以怪鼠病死。」由這段文字可見當時鼠疫流行的猛烈。

「藥言隨筆」記載說：「滇黔兩粵，向有時疫——痒子症，患者十中難愈二三，甚至舉家傳染，俗名耗子病。以鼠先感受，如見有斃鼠，人觸其臭氣則病；室中或不見鼠，時症必流行，所感病象，無論男女、壯弱，一經發熱，即生痒子，或在腋下，或現兩脢、兩頸或痛而不見其形，遲則三、五日，速則一晝夜即斃。」

「俞曲園筆記」記載說：「同治之初，滇中大亂。賊所到之處，殺人如麻，白骨飛野。通都大邑，悉成邱墟。亂定之後，孑遺之民，稍稍後集，掃除肉骼，經營芝蓋，時則又有大疫。疫之將作，其家之鼠，無故自斃；或在牆壁中，或在承塵上；人不及見，久而腐爛；人聞其臭，鮮不疾者。病者皆驟然而起，身上先墳起一小塊，堅硬如石，顏色微紅，捫之極重；旋身熱譫語，或逾日死，或即日死。諸醫束手，不能處方。有以刀割去之者，然此處甫割，彼處復起。其活者，千百中一二而已。疫起鄉間，延及城市。一家有病者，則其左右十數家，即遷移避之，踣於道者無算，然卒不能免也；甚至闔門同盡，比戶皆空，小村落中，絕無人煙。」

對付這項急性傳染病，吳子存有「鼠疫治法」一書中的方法是這樣的：「避之之法，當無事時，庭堂房屋，洒掃光明；廚房溝渠，整理潔淨；房間窗戶，通風透氣；凡黑濕處，切勿居住；聞近鄰有鼠死，即要時時照察；埋鼠時掩鼻轉面，勿觸其氣……；渡勢稍急，即宜趨避；得大樹下陰涼當風處爲妙，或泛舟水上尤妙；否則居近水當風處亦佳。雷廉十餘年，凡船戶及蛋家（即漁戶棚）從無犯此症者，可知也。」

鼠疫主要分成腺型（bubonic）與肺型（pneumonic），腺型主要分佈於中國南方，肺型主要分佈於中國北方<sup>(8)</sup>，其實二者的病源是一樣的。腺型鼠疫通常在夏末開始流行，而肺型鼠疫則流行於冬天，當它往南方侵襲時，常會因天氣之漸熱而消失。其死亡率甚高，在歐洲是 10 至 50%，在亞洲是 60 至 95%<sup>(9)</sup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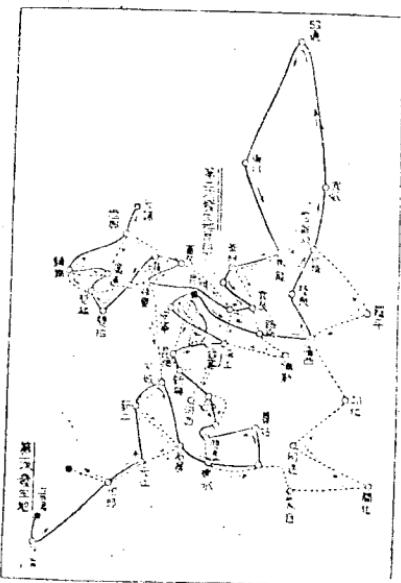
# 雲 南

廣州、香港先期的鼠疫，係由西方之雲南所侵入的，但若由此視該省為鼠疫之起源，則不能贊同，因為自廿世紀以後的三十餘年間，除一疑似報告外（Ram Lal Sircan 於1908年之騰越健康報告），均無法證明鼠疫為雲南經常的地方病。

海關官員 Racher 於1860年，曾遊遍雲南全省，其關於鼠疫經驗之論述如下：

「據各區著名人士之意見，該病似由緬甸傳入，其傳入之時，則甚難斷言。一般學者，及多數民衆，均謂該省之中部與東部，於1855年，回疆反亂之前，無鼠疫發生。亦有謂曾於該時數年前，發見於省西之大理府者，其時日則無從確定。如為事實，定係輕微，否則何以鄰近地方，竟未波及？自戰爭起後，乃遍佈全省，而大肆殘害焉。」

其後 Racher 再至雲南，乃相信鼠疫首先於1840年於該省西區存在甚久，但未猖獗。Baber 也贊成此說，氏曾與 Crosvenor 的宣教團，旅行雲南西區，對於怒江流域及其附近之地的鼠疫，甚為熟知。他說：「所有的記述，均使痒子病（當地人稱鼠疫為痒子病）之來源神秘難解。如謂該病發源於本地，則甚難置信，且由以前雲南之繁盛狀況而言，與痒子病發生之需要情形，實不相容，故與該流行病存在



圖一：1871～1873 昆明（雲南）

附近流行鼠疫的傳染路徑

……表 1871～1872 第一次流行

——表第二次流行（取材自註②）